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## 第四十八回 楊景夢傳殺手鐮 王佐計設金蘭宴

詩曰：金蘭會上氣如霜，杯酒生春頻舉觴。奸雄空使鴻門計，闖宴將軍勇力強。

卻說岳爺打了岳雲，又戰不下楊再興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就在帳中靠著桌上蒙眬睡去。忽見小校報說：「楊老爺來拜。」隨後就走進一位將官。岳爺連忙出來迎接，進帳見禮，分賓主坐定。

那人便道：「我乃楊景是也！因我玄孫再興在此落草，特來奉托元帥，懇乞收在部下立功，得以揚名顯親，不勝感激！」岳爺道：「小將久有此心，奈他本事高強，戰了幾日勝他不得，難以收服。」楊景道：「這個是『楊家槍』，祇有『殺手鐮』可以勝得。待我傳你，包管降他便了。」楊景說罷，起身掄槍在手，岳爺也把槍拿在手中。二人大戰數合，那楊景拔步敗走，岳爺在後趕上去。那楊景左手持槍，回轉身分心便刺。岳爺纔把槍架招，楊景右手舉鐮，叫一聲：「牢記此法！」把鐮在岳爺背上一擦。岳爺一跤跌倒，矍然醒來，卻是一夢。岳爺暗暗稱奇，私下把槍鐮一法演熟。

過了兩日，岳元帥依舊出兵來討戰。楊再興也領兵下山。二人也不打話，各舉兵器交戰。大戰數合，岳爺佯輸敗走。楊再興笑道：「你今日為何不濟？」隨後趕來。岳爺回轉馬來，左手持槍便刺，楊再興忙把槍架住，不提防岳爺右手將銀鐮在楊再興背上輕輕這一擦。再興坐不住鞍轡，跌下馬來。岳爺慌忙跳下馬來，雙手扶起，叫聲：「將軍請起，本帥有罪了！可起來上馬再戰。」正是：從今掬盡湘江水，難洗從前滿面羞。

楊再興滿面羞慚，跪在地下，叫聲：「元帥，小將已知元帥本領，甘心服輸，情願歸降。」岳爺道：「將軍若肯同扶宋室江山，願與將軍結為兄弟。」楊再興道：「願隨鞭鐙足矣，焉敢過分？」岳爺不允，就在地下對拜了八拜，結為兄弟。楊再興道：「元帥先請回營。待小將上山去，收拾了人馬糧草，來見元帥。」元帥回轉大營。再興回山收拾了人馬糧草，放火燒了山寨，來見岳元帥。元帥分大喜，吩咐擺酒，合營將士做慶賀筵席。到了次日，傳下號令，起兵入朝奏凱。眾兵將一個個鞭敲金鐙，齊和凱歌。

一路來到瓜州口上，韓元帥早已備齊船隻，請岳爺大兵渡過大江。相見已畢，留岳爺歇馬三日，作別回京。一路無話。早到臨安相近，探軍來報：「水寇戚方領兵來犯臨安甚急，特來報知。」元帥就傳令紮營在夾地巷口。即命楊再興帶領三千人馬，速去救應。

再興領令出營，即帶了人馬上前。一路行去，正遇著戚方領了大隊嘍囉，蜂擁而來。楊再興也不等他人馬屯紮，就挺槍殺去。那邊戚方也持槍迎住，大叫一聲：「來將何人？」再興道：「強盜！要知我的姓名武藝麼？我乃岳元帥麾下大將楊再興是也！賊將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好記你名字。」戚方道：「俺乃太湖水寨賽霸王戚方是也！俺勸你不如早早投降，免受誅戮。」再興大喝一聲：「賊將休得胡言，照你爺爺的槍罷！」一槍刺來，戚方忙接住廝殺。雙槍並舉，兩馬齊登，戰了二合來，再興攔住槍，扯住鐮來，一鐮打去，戚方閃得快，一個馬頭打得粉碎。戚方慌了手腳，早被再興擒過馬來，摔在地下，命軍士綁了。對陣羅綱見再興擒了戚方，心中大怒，拍馬上前，也不打話，舉刀便砍。再興攔開羅綱的刀，輕舒猿臂，也便擒了過來，叫軍士綁了，解往元帥大營去報功。

郝先在後壓陣，聽得戚、羅二人被擒，慌慌的飛馬衝來，見了楊再興，不分皂白，掄刀就砍。再興架開刀，一連幾槍，殺得郝先渾身是汗，招架不住，被再興伸出手來，夾腰一把抓過馬去，叫軍士綁了。眾嘍囉被這三千兵卒大殺一陣，殺的殺了，逃的逃了，一哄而散，再興方始收兵。

回至元帥營前下馬，進帳報功。元帥道：「賢弟日擒三寇，深為可喜，真乃蓋世英雄！何愁金人不滅，二聖不還乎？」再興連稱：「不敢！此乃元帥的虎威，何干小將之功？」傳令把這三賊推進來，當面跪下。

元帥道：「爾等既被我將擒來，有何說話？何不歸順宋朝，立功之後，封妻蔭子？」三人一齊說道：「蒙元帥不殺之恩，願投麾下，稍助元帥之力。」岳爺吩咐左右放了綁：「本帥與三位將軍結為兄弟。」三人一齊推辭道：「怎敢冒犯元帥？」岳爺道：「不必推辭！凡我帳下諸將，都是結拜過的了。」三人祇得依允，同元帥結拜過了，然後與諸將見禮。相見畢，回去收拾糧草人馬來見元帥。元帥吩咐將人馬收入本營，軍政司收了糧草。一面申奏朝廷。將人馬屯紮在城外安頓。

元帥入朝，來至午門下馬。進殿見駕，三呼已畢，奏道：「楊再興、戚方、羅綱、郝先，俱已平服投順。」高宗聞奏大喜，即封楊再興為御前都統制，戚方等且暫居統制之職，日後有功，再行陞賞。各人謝恩已畢。高宗問岳爺道：「卿家可曉得洞庭湖楊么猖獗？地方官告急本章連進，卿家可速整人馬，前往征剿，以救生民倒懸之苦。」岳爺領旨，辭駕出朝。高宗傳諭，命兵部速發兵符火牌，調各路人馬，撥在岳飛營中聽用，又命戶部給發糧草錢糧。諸事齊備，岳元帥整頓人馬，擇日祭旗開兵，三軍浩浩蕩蕩，離了臨安，望澶州而來。

一路地方官員饋送禮物，岳爺絲毫不受，雞犬不驚，祇是吩咐他們學做好官，須要愛民如子，無負朝廷。所過地方，秋毫無犯。各處百姓，無不感戴。行非一日，到了澶州不遠。那澶州節度使姓徐名仁，乃是湯陰縣陞任在此。那日聞報岳元帥兵到，隨即領了總兵，與地方官一齊出城迎接岳元帥。岳爺因徐爺是恩師，不便相見，吩咐另日請見；其餘地方官，俱各相見。進了澶州，三軍安營已畢，岳元帥進入帥府住下。當日無話。

次日，各各上堂參見已畢，便問總兵張明道：「那水寇目下如何？」張明稟道：「目下比前大不相同了，他在這洞庭湖中君山上起造宮殿，自稱為王。他有個親弟名叫小霸王楊凡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有軍師屈原公；元帥雷亨，他有五子，名叫雷仁、雷義、雷禮、雷智、雷信，稱為『雷家五虎』，分驍勇，又有太尉花普方，還有水軍元帥高老虎與兄弟高老龍；更有東耳木寨東聖侯王佐；西耳木寨西聖侯嚴奇；又有澶州王鐘孝、奇王鐘義，德州王崔慶、兄弟崔安，軍師余尚文，副軍師余尚敬，元帥伍尚志，長沙王羅延慶。有嘍囉數萬，戰將千員。糧草甚多，大小船隻不計其數。分猖獗！前者王宣撫領兵剿捕，被他殺得大敗。若大老爺再不來時，連這澶州也被他搶去了！」岳爺嘆道：「數載工夫，不道養成如此大患！」便叫總兵來至面前，岳爺附耳說如此如此，張明領令而去。岳爺差下兵將，緊守城門，不表。

次日，岳爺昇帳，諸將兩邊站立。元帥便命張保前去東耳木寨下請帖。張保領令出了城，繞湖而去，行了三餘里，來至東耳木寨，便向軍士道：「相煩通報一聲，岳元帥那邊下書人要見。」軍士便進去稟知王佐。王佐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張保進寨跪下，將書呈上。王佐接來觀看，方知是岳飛來請赴宴的。王佐看罷，便叫：「張頭目，耳房便飯，待我商議回復。」張保徑自用酒飯去了。

卻說王佐心中想道：「當年之事，不過是進步之策，怎麼當起真來？他這封書不打緊，倘若大王得知，豈不害我？」遂拿了這封書出寨至水口下船，直至大寨上岸，來到端門外候旨。楊么傳旨宣入。王佐進內，參拜已畢，奏道：「今有岳飛差人送請帖來，請臣進澶州赴宴。臣不敢自專，伏候我主定奪。」說罷，將書呈上。楊么看了書，便對軍師道：「此事如何？」屈原公道：「可令東聖侯進澶州去赴宴。回來時，臣自然有計。」楊么對王佐說道：「賢卿，你可去赴宴，回來軍師自有計策。」

王佐領旨出來，下船搖回。不一刻，來到營中，便叫過張保來，賞了二兩銀子，說道：「你回去拜上你家元帥，說我明日來赴宴便了。」張保謝了，辭出營門，一徑回來。進了城門，來見了元帥稟道：「王佐說明日準來赴宴。」元帥即忙吩咐地方官，連夜整備酒席。當日諸事不表。

到了次日，已牌光景，守城軍士來稟：「王佐已到城下。」元帥即便率領眾將，來至城外迎接。兩人會了面，元帥便問道：

「賢弟久違了！」王佐道：「一別數年，不想今日又得相會。」岳爺吩咐抬過八人大轎，便將王佐抬進城來。王佐在轎裡邊看見眾百姓的門首，家家點燭，戶戶焚香，□分齊整。直至轅門，抬到大堂下轎，與岳爺重新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送上茶來。

岳爺便叫擺酒，推王佐首坐。飲過數巡，王佐道：「仁兄，我主今日的事業，三分已歸其二。」岳爺接口說道：「今日奉屈，不過為昔日之情，聚談聚談。古云：吃酒不言公務事。非是為兄的攔阻賢弟之口，因我帳下皆是忠義之將，恐有唐突，倒是愚兄的不是了。」王佐聽了，不敢再說。飲至午後，王佐便起身告辭道：「猶恐大王得知見罪，小弟告辭了。」岳爺道：「既是如此說，為兄的也不敢強留了。」遂請王佐上轎，送出城外而別。元帥回府，不提。

且說王佐跟來的人，個個歡喜道：「岳元帥待人甚好。」說說話話，看看來到本寨，便下了船，上殿來復旨。楊么聞知王佐回來，即刻宣召進見。王佐奏道：「今日臣去赴會已回，特來復旨。」楊么便問屈原公道：「軍師如今計將安出？」屈原公奏道：「臣已定下一計在此。明日大王可命王佐差人前去請岳飛來赴席，那岳飛無有不來的。他若來時，就在席上令好武藝者，命他舞家伙作樂，可斬岳飛之首。如此計不成，再埋伏四百名標槍手，令王佐擲杯為號，四百名標槍手一齊殺出。」那岳飛雙拳不敵四手，縱有通天本事，祇怕也難逃厄。那東耳木寨頭門、二門兩邊，皆是軍房，房內可多放桌凳什物。他若逃出來，可將桌凳一齊拋出，阻住他的行路。再叫軍士一齊上屋，將瓦片打下。再令雷家五虎將帶兵五千，截住他的歸路。岳飛雖然勇猛，到這地步，就是腳生雙翅，也飛不進澶州去矣！」楊么聞言大喜，遂命王佐依計而行。

王佐領旨出來，到山水口下船，回到本寨，心中想道：「岳飛，你甚麼要緊，卻害了自己性命！」到了次日，差家將王德往澶州，去見岳飛下請帖。王德領命，來到澶州城下叫門。守軍士問明，進帥府稟知。元帥令他進來。王德進帥府來，叩見元帥稟道：「奉主人之命，特送書帖到來，請元帥去赴金蘭筵宴。」岳爺吩咐張保引王德去吃酒飯。張保答應一聲，便同王德至耳房去用酒飯。岳爺看了來書，知是王佐答席。王德吃過酒飯，來謝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我也不寫回書了。你去回復你家老爺，說我明日准來赴席便了。」又叫張保取二□四兩銀子，賞了王德。王德叩謝了元帥，回去稟復王佐，不表。

且說眾將齊問岳爺道：「那王佐差人送書帖前來，為著何事？」岳爺道：「他特來請我去赴席。」眾將道：「元帥允也不允？」元帥道：「好友相請，那有不去之理？」牛皋道：「小將的俸銀可有麼？」岳爺道：「賢弟的俸銀不曾支動，問他怎麼？」牛皋道：「拿五□兩出來。」岳爺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牛皋道：「待我備一桌好酒筵，請了元帥，勸元帥不要到王佐那邊去吃罷。常言道：「筵無好筵，會無好會」也，要使小弟耽驚受嚇！」元帥道：「賢弟，為兄的豈是貪圖酒食？要與國家商議大事。既許了他，豈肯失信！」牛皋道：「元帥你要去，可帶了我同往。」岳爺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當日諸將各自歸營。

次日，元帥昇帳，穿了文官服色。眾將上前，叩見已畢。元帥傳令湯懷、施全二人，暫掌帥印。牛皋同去。命楊再興路上接應，再興答應而去。又向岳雲道：「你可在途中接應為父的。」岳雲領令前往。元帥便同牛皋上馬，張保在後跟隨，眾將送出城外，竟往東耳木寨而來。

王佐得報岳爺前來，連忙出寨迎接。進至二寨門首，岳爺下馬。來至大營，行禮坐下，獻茶上來。岳爺說道：「多蒙見招，祇是不當之至！」王佐道：「無物可敬，略表寸心。」即忙吩咐擺酒，二人坐席飲酒，不表。

且說牛皋對張保說道：「你在此好生看守馬匹要緊，待我進去保元帥。」張保答應。那牛皋未到軍邊，大聲叫道：「要犒勞哩！」王佐看見，卻不認得是牛皋，心下想道：「好一條大漢！」牛皋走上堂來，岳爺道：「這是家將牛皋，生性粗鹵，賢弟休計較他。」王佐吩咐手下取酒肉與他吃。家將答應一聲，登時取了酒肉點心出來。牛皋看見道：「就在這裡吃麼？」王佐道：「就在這裡也罷。」牛皋便將酒肉點心一齊吃個乾淨，就立在岳爺的身邊。

元帥開言道：「愚兄的酒量甚小，要告辭了。」王佐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酒尚未飲，正還要奉敬。小弟這邊有一人使得好狼牙棒，叫他上來使一回，與兄下酒如何？」岳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可喚他上來使一回。」王佐吩咐：「叫溫奇來。」那溫奇見喚，即忙上來，叩了一個頭。王佐道：「岳元帥要你舞一回狼牙棒佐酒。好生使來，重重有賞！」溫奇道：「既要小將舞棒，求元帥爺將桌子略移開些，小將方使得開。」王佐對岳爺道：「哥哥，他倒也說得是，恐地方狹小，使不開來。」岳爺道：「賢弟之言有理。」遂命左右將酒席撤在一邊。

那溫奇把狼牙棒使將起來。看看使到岳爺的跟前，那牛皋是拿著兩條鐵錘，緊緊站在元帥跟前。便喝一聲：「下去些！」那溫奇祇得下去。少停又舞上來，被牛皋一連喝退幾次。那溫奇收住了棒道：「你這個將軍，好不知事務，祇管的吆五喝六，叫我如何使出這盤頭蓋頂來？」牛皋道：「單絲不成線，獨木不成林。你一個舞終久不好看，待俺來和你對舞。」不等說完，扯出錘走將下來。架著溫奇的棒。溫奇巴不得的將牛皋一棒打殺，劈臉的蓋將下來。牛皋鼻開狼牙棒，一錘把溫奇打殺！王佐看見，即將酒杯望地下一擲，往後便跑。那些標槍手聽得警號，一齊殺出。霎時間：筵前戈戟如麻亂，一派軍聲蜂擁來。

畢竟不知岳爺怎生脫得此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